

# 論平路《夢魂之地》的創傷與療癒

唐毓麗\*

## 摘要

本文論述平路的台灣三部曲最終曲《夢魂之地》，描述兩蔣及外省族裔第一二代、鄭成功的在台經驗，並討論四組父子衝突的關係及引發的巨大創傷，以此探索台灣歷史。全文分成五節：第一節為前言，評述前行研究對創傷書寫的探討。第二節「探索外省移民的離散創傷」探索 1949 年因國府大撤退和 1955 年離島的大陳島民、1661 年攻台的鄭成功都因政治因素移民到台灣，而後造成生命的矛盾與離散創傷。第三節「蔣經國的記憶與創傷扭轉台灣歷史」，論述兩蔣的父子關係及蔣經國的記憶和創傷，以及蔣經國的創傷對台灣產生何種關鍵影響。第四節「弑父：反抗父權的迴旋敘事」從父子對立的家族故事延伸到國族隱喻，討論父子的創傷以複刻方式重現，逆子皆反抗父權，探討小說中利用父／子關係影射中國／台灣既斷裂又綑綁的關係，利用政治隱喻，重新詮釋島國的命脈。第五節「以通靈作為一種方法——女性通靈與創傷敘事」，聚焦創傷敘事透過殘破碎片與扭曲錯位來展現，正好成為無法傾訴的創傷一種療癒的可能性。第六節「結論：歷史小說的新變」，總論平路小說帶入通俗通靈、奇幻等元素，擴充了歷史小說的想像空間，讓《夢魂之地》成為二十一年代想像台灣最特殊的小說。

---

114.05.26 收稿，114.10.05 通過刊登。

\* 高雄師範大學國文學系教授。

關鍵詞：平路、《夢魂之地》、移民、創傷、外省族裔、離散

# On Ping Lu's Trauma and Healing in *Passing*

Tang, Yu-Li\*

## Abstract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cross-domain spatial movement of immigrants and the inner secrets of exile in Ping Lu's *Passing*, focusing on the experiences of the Chiang Kai-shek, his son, ethnic groups from other provinces and Zheng Chenggong's troops who immigrated to Taiwan. The article discusses the conflict of the father-son relationship and the immense trauma it causes. The full text is divided into five sections: The first section is the introduction, which discusses the existing data on the novel's trauma writing. The second section, "Exploring the Dispersed Trauma of Provincial Immigrants," explores the national evacuation in 1949 and the diaspora of the Dachen Islanders in 1955, and discusses the trapped life and trauma of immigrants from other provinces. The third section, "The Memories and Trauma of Chiang Ching-kuo That Transformed Taiwan's History", discusses the father-son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Chiang Kai-sheks and Chiang Ching-kuo's memories and traumas, And What Crucial Influence Did Chiang Ching-kuo's Trauma Exert on Taiwan. The fourth section, "Parricide: The Revolt Against Patriarchy in a Cyclical Narrative", discusses four sets of traumatic memories of fathers and sons and the political metaphor of both rupture and binding between China and Taiwan.

---

\* Professor of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The fifth section, “Channeling as a Method – Female Mediumship and Trauma Narratives”, focuses on the fragments and distortions of trauma narratives, Just happens to become a possibility for healing an unspoken trauma. Section 6, "Conclusion: New changes in historical novels", summarizes that Ping Lu novels bring in popular psychic, fantasy and other elements, expanding the imagination space of historical novels, making *Passing* the most special novel in the 21st century Taiwan.

**Keywords: Ping Lu, *Passing*, immigration, trauma, ethnic groups from-mainland, diaspora**

## 一、前言：誰的創傷？

2024年2月，平路（路平，1953-）的《夢魂之地》出版，宣告她台灣三部曲最終篇的誕生，更以此作榮獲2024年台灣文學金典獎年度大獎的殊榮。<sup>1</sup>小說中關於外省族群的建構與小蔣歷史的重述，都挾帶對二十一世紀台灣與中國政治關係發展的反思，更體現了台灣與國際情勢複雜情狀的關照。特別的是，小說在內容上設計了夢魂十書，在虛實之間逡巡穿越，壓軸的第十書為「創傷」，更在小說扉頁一開始鄭重宣告，「三太子故事講的不是神力，而是創傷」，<sup>2</sup>讓這部小說的創傷書寫成為閱讀的重要焦點。

本文要討論的台灣三部曲終章《夢魂之地》銜接在《東方之東》（2011）、《婆娑之島》（2012）之後，把外省族裔的離散經驗當成是小說最重要的內容，對移民的處境討論非常深刻，從外省移民和蔣經國父子以跨世代的多重視角呈現歷史帶來的創傷。小說由女通靈者的自述展開，女通靈者正為失去靈力而煩惱不已，她注意到彥青身上具有強大的靈力，便找機會親近他，透過他的靈力補給，意外通靈，得知蔣經國的過往和秘密，感知他的創傷，也連帶地重新認識並感受到小說其他人物如彥青、鄭成功、大陳島民、外省移民、父母和自己的創傷。小說主要分成兩條故事線，第一條線是女通靈者細數自己的身世與大陳島民的經歷，第二條線是女通靈者感應到小蔣的意識，拼貼出小蔣的家庭關係和重要歷史事件，平路藉由這兩條線的串連，從家庭關係擴散家國身分的認同與衝突，巧妙銜續了前二部曲關注的島

---

<sup>1</sup> 評審團認為平路得獎的理由為：機鋒處處且寓意深遠，從通靈女子起筆，採擷晚近流行的民間信仰和多元宇宙概念，寫靈視、書還魂，還加入轟動的社會事件，重新解構蔣家父子的諸多扞格，諭示人生困厄無所不在。全書華、臺語交雜，宮廟詞彙流利穿梭，靈媒的佻健口舌與游說必備的圓滑，都精準表達。銳筆勾沉的底蘊，既照應縱深，也不辭廣大的市井家常，獲得決審委員的高度肯定。發表於臺灣文學獎網站，〈2024 臺灣文學獎金典獎閃亮揭曉 平路《夢魂之地》榮獲金典獎年度大獎〉，引用網站：<https://psc.is/7wv43h>（2025年7月14日上網）。

<sup>2</sup> 平路：《夢魂之地》（臺北：木馬文化出版社，2024），頁13。

國命運的發展與限制。

創作時間超過 40 年，平路將《夢魂之地》的故事圍繞在外省族裔的身上，關心他們思念故土、憂傷復國大業、飄零離散、懷古念舊、憑弔記憶、宣洩鄉愁和刻畫時移事往的失落與痛楚，顯然與朱西甯、司馬中原、白先勇、朱天心、袁瓊瓊、蘇偉貞、張大春等外省作家的書寫族裔離散情境有不少共性，都將記憶與創傷當做是重要的主題。記憶有時隱含記憶政治（politics of memory），從外省族裔作家的作品可看出，回憶的主體是在回憶的事件已然消失後，再以記憶的方式還原內容，但記憶的面貌可能是支離破碎的，在重建記憶的過程中，要選擇什麼，要如何選擇，甚至如何重建，在在涉及複雜的記憶政治。

3

不少評論者已留心到創傷是這部小說的重要主題，如郝譽翔認為小說的終極課題在於「父子情結」，從鄭芝龍到鄭成功、蔣介石到蔣經國，父權的陰影無所不在，兒子的創傷來自於不被父親所認同，成為永遠的痛楚，這樣的父子情結更成了國族的寓言，幾乎貫穿了「台灣三部曲」。<sup>4</sup>謝哲青在「我的書寫時光」專訪平路時，針對父子關係請教平路，她回應：小說中的父子關係成為小蔣一生的包袱與束縛，原因在於西方社會的 Daddy Issues 跟中國不同，中國叛逆的孩子會因此付出代價。<sup>5</sup>蕭義玲則撰文清楚指出，平路「台灣三部曲」修正上世紀

---

<sup>3</sup> 李有成：《記憶》（臺北：允晨出版社，2016），頁 11。

<sup>4</sup> 郝譽翔：〈剔骨還父的創傷——我讀《夢魂之地》〉，《中時新聞網》（2024 年 5 月 17 日），網址：<https://pse.is/7wv45s>（2024 年 5 月 16 日上網）。

<sup>5</sup> 參考謝哲青專訪平路：〈從《夢魂之地》理解平路對台灣對人對小說的觀點與關懷〉，青春愛讀書「我的書寫時光」發表於 2025 年 4 月 18 日，引用網站：<https://tw.psee.ly/7wv48t>（2025 年 7 月 10 日上網）。必須說明，在節目中，平路跟謝哲青提及，大陳島撤退比敦克爾克大撤退更重大，雖與史實不符，應視為作者帶有濃烈情感之下的感性發言。平路在另外一次演講，則說得比較保守，她說，有些人覺得大陳島撤退比敦克爾克大撤退更重大。可參考平路與黃美娥對談：〈《夢魂之地》：小說的奇幻旅程〉，國科會人社中心主辦跨界學術橋，影片發表於 2025 年 4 月 25 日，引用網站：<https://tw.psee.ly/7wv4au>（2025 年 7 月 13 日上網）。

台灣大河小說的傳統定義，從鄭氏父子到蔣氏父子，《夢魂之地》體現了平路書寫台灣母土的洞見，在分裂的國族認同中，重要的是解讀出在島嶼不斷輪迴的三太子神話原型和創傷，因凝聚台灣共同體的不是共同的歷史記憶，而是共同創傷造就的命運共同體，一針見血指出小說的核心。<sup>6</sup>詹偉雄認為小說符合 Leavis 提出偉大小說的三大標準，就幅度 Range 而言，小說刻劃台灣島嶼的近代命運或精神狀態；就深度 Depth 而言，討論了儒家文化中的父權威權主義和遺棄創傷；就吸引力 Vividness 而言，利用有活力的人物和多重視角、節奏感的語言，造成歷史事件的互文。<sup>7</sup>

周玉蔻專訪平路時，平路提到她寫作時會盡可能地誠懇，自己在寫每一個人物時，都有深沉的反省力，會思考為何這人會長成這個樣子；她想寫的一直是島嶼的身世，這些島嶼的裂痕是怎麼造成的，每次選舉時造成人與人不可解的牆，這些牆是什麼？可能是當年的謊言，這是一個悲哀；周玉蔻也回應，蔣經國過世，她父親大哭：我們回不去了，表達跟大陳島民同樣的心境。<sup>8</sup>蘭萱專訪平路時，認為小說採取政治正確寫了充滿台灣元素的三太子，卻政治不正確，寫了蔣經國的故事；蘭萱認為男性常有過度嗜血的陽剛筆法，這本女性所寫的歷史小說採取不同角度，平路回應，她嘗試把蔣經國當作一個人來描寫，而不是政治符號或政治代表，寫出台灣留下的很多政治傷痕。<sup>9</sup>楊佳嫻認為小說中孽子逆女的遭遇與移民缺憾有關，小說中的女通靈者「我」

---

<sup>6</sup> 蕭義玲：〈婆娑之洋，創傷之島〉，《文訊》第 464 期（2024 年 6 月），頁 109。

<sup>7</sup> 平路與詹偉雄對談：〈歷史與小說是虛構的競賽：從《玉米田之死》到《夢魂之地》〉，陪你讀本書最終場，發表於 2024 年 12 月 14 日，引用網站：<https://tw.psee.ly/7wv4ff>（2025 年 7 月 14 日上網）。

<sup>8</sup> 周玉蔻專訪平路：〈平路台灣三部曲之三《夢魂之地》探尋台灣島嶼身世〉，新聞放鞭炮，發表於 2024 年 2 月 28 日，引用網站：<https://tw.psee.ly/7wv4h3>（2025 年 7 月 14 日上網）。

<sup>9</sup> 蘭萱主持專訪：〈專訪《夢魂之地》平路台灣三部曲三〉，蘭萱時間人物夢想誌單元，發表於 2024 年 5 月 2 日，引用網站：<https://tw.psee.ly/7wv4jx>（2025 年 7 月 14 日上網）。

和彥青之所以能感應小蔣、鄭成功，正因為他們也存在類似缺憾，《夢魂之地》並非單單疏通死者未能發出的聲音，也顯映了生者零落的內心，小說核心在於被辜負的期待。<sup>10</sup>陳蕙慧對小說最後提到祭改印象深刻，「收餘恨，且自新，改性情」，認為若改即能解，但改並非易事，在台語中，無論「改」或「解」讀音都是「ká」，「如果能夠改換一種觀看別人創傷的角度，或許就是真正的解方」。<sup>11</sup>

范銘如認為平路台灣三部曲的特殊性，在於側重台灣與他者的關係，並以今昔作為鏡像映照發展，第三部曲《夢魂之地》聚焦二十世紀下半葉，新世代如何在齟齬和傷害中成長，掌握了這部小說的神髓在於創傷書寫。<sup>12</sup>朱宥勳認為三部曲採取從外部看向台灣內部，「從外部回頭來看，反而才能真正看清楚我們自己」，注意到在故事結構中，所通的靈是蔣經國，那就代表他是在我們上空盤旋的一個靈體，雖然很虛弱，可是那種餘緒仍然影響著敘事者，甚至是小一代如彥青這樣的角色。<sup>13</sup>黃美娥與平路在 2025 年對談時，進一步拆解夢魂之地四字深意，認為小說從前兩部曲的外部觀點轉移到內在觀點，重點在認識內在的創傷和心理，透過靈力、靈視與靈媒展現不同視野，也將小說當作化解台灣傷痕的媒，以此角度寫台灣史，呈現和解、化解和理解的精神，其中，三太子為所有人的宿命來祭改，認為平路修正了以往理性疏離的角度，以熱切的心撰寫這本小說。<sup>14</sup>邱貴芬則認為《夢魂之

---

<sup>10</sup> 楊佳嫻：〈孽子在冥河〉，收入平路著：《夢魂之地》（臺北：木馬文化出版社，2024），頁 269-270。

<sup>11</sup> 高于婷：〈在歷史傷口邊緣，劃開無限逼近的一刀——平路與陳蕙慧對談《夢魂之地》〉，《文訊》第 462 期（2024 年 4 月），頁 77。

<sup>12</sup> 范銘如：〈東方未晞，雞鳴不已——論「平路台灣三部曲」〉，收入平路著：《夢魂之地》（臺北：木馬文化出版社，2024），頁 3。

<sup>13</sup> 呂珮綾：〈小說家平路×朱宥勳對談：當我們暫時「離開」自己——從《夢魂之地》的「外部」視角，譜出「臺灣三部曲」多聲道〉，《文訊》462 期，頁 78-80。

<sup>14</sup> 平路與黃美娥對談：〈《夢魂之地》：小說的奇幻旅程〉，國科會人社中心主辦跨界學術橋。

<sup>14</sup> 蕭義玲：〈婆娑之洋，創傷之島〉，《文訊》第 464 期（2024 年 6 月），頁 109。

地》不算歷史小說，但是歷史想像依然有其不可忽視的角色與分量，小說藉由通靈穿梭於過去與現在、歷史亡靈與現代讀者之間，正是所有歷史想像的隱喻，最能掌握歷史書寫的神髓。<sup>15</sup>陳國偉的評論也從歷史入手，認為平路透過獨特的文學取徑，選擇被塑造成偉人的男性政治人物為主角，卻描摹其敗北史，甚至是脆弱卑賤化的父子情節，徹底解構原有英雄／偉人形象。<sup>16</sup>廖玉蕙認為，《夢魂之地》寫靈視、書還魂，還加入昔時轟動的社會事件，平路是以同理援筆作記，血書一部精采的懺情錄。<sup>17</sup>綜合以上所述，前行評論者針對父子情結及創傷、解構偉人形象、從外部到內部觀點、懺情錄或藉通靈或祭改或想像歷史等都有碰觸，唯皆屬書評短文或是影視節目、作家對談或專訪，都較欠缺理論援引和系統化的完整論述。本文擬從小說如何表現創傷、療癒創傷深入解析，並從移民造成的離散創傷與表述創傷的形式進行更宏觀的討論，以呈顯這部小說最重要主題之外，更深論創傷以何種形式來具體展現。

《夢魂之地》是一本經過精心設計的小說，兩條故事線書寫的重點，都指向移民深層的創傷。小說主角為通靈者顯然別有用意，因為她可透過奇幻的靈力施展，感知被通靈者如蔣經國、鄭成功、三太子，再加上以外省族裔為主的配角彥青、鄭芝龍、蔣中正、蔣宋美齡等人的生命故事。《夢魂之地》翻閱中國近代移民的歷史扉頁，凝視 1949 年前後，兩蔣帶著軍民從中國撤退來台，1955 年大陳島的撤離，再上溯到 1661 年鄭成功的復台，三種不同情況的大遷徙。這些今昔歷史的對照、牽扯，在通靈者的意識變化中，形成了完整的意義系統，並

---

<sup>15</sup> 邱貴芬：〈小說家的通靈術：《夢魂之地》的歷史想像〉，收入平路著：《夢魂之地》（臺北：木馬文化出版社，2024），頁 255。

<sup>16</sup> 廖玉蕙：〈夢魂慣得無拘檢〉，《聯合報》琅琅閱讀（2024 年 3 月 16 日），網址：<https://pse.is/7wv4le>（2024 年 5 月 16 日上網）。

<sup>17</sup> 陳國偉：〈歷史的降靈，島嶼的除魅〉，收入平路著：《夢魂之地》（臺北：木馬文化出版社，2024），頁 259。

打開族群與記憶、創傷與和解的對話。小說一開頭就畫龍點睛、頻頻穿插三太子的故事顯然別有用意，作者試圖透過哪吒三太子的故事，串聯起蔣經國、鄭成功、彥青的父子關係。而這些人物的創傷有何種共性？跟他們的移民經驗有何關聯？這些創傷和家庭及國族關係為何？小說如何透過形式展現創傷經驗？通靈如何成為探觸創傷的一種方法？創傷有療癒或和解的可能性嗎？這樣的創傷書寫，展現了何種移民面貌？這些都是本文要討論的問題。

平路的《夢魂之地》顯然將通靈當作是探觸創傷的一種方法，並藉此擴展歷史小說的想像力。本文將分成五節討論，除前言外，第二節「探索外省移民的離散創傷」聚焦 1949 年因國府大撤退和 1955 年離島的大陳島民、1661 年攻台的鄭成功都因政治因素移民到台灣，而後造成生命的矛盾與創傷。第三節「小蔣的記憶與創傷已扭轉台灣歷史」，論述兩蔣的父子關係及蔣經國的記憶和創傷，以及蔣經國的創傷對台灣產生何種關鍵影響。第四節「弑父：反抗父權的迴旋敘事」從父子對立的家族故事延伸到國族隱喻，討論父子的創傷以複刻方式重現，逆子皆反抗父權，探討小說利用父／子關係影射中國／台灣既斷裂又綑綁的關係，利用政治隱喻，重新詮釋島國從過去到現今揮之不去的歷史幽靈和枷鎖。第五節「以通靈作為一種方法——女性通靈與創傷敘事」，聚焦創傷敘事透過殘破碎片與扭曲錯位來展現，正好成為無法傾訴的創傷一種療癒的可能性。第六節「結論：歷史小說的新變」，總論小說帶來更新的視角，使歷史文本成為一個不斷被解釋的意義增殖體，擴充了歷史小說的想像空間。

## 二、探索外省移民的離散創傷

《夢魂之地》利用多重角度，打光聚焦在外省族裔的移民命運上，小說不只是揭開歷史的創傷黑幕，更希望讀者理解並承認外省族裔曾

經歷過的創傷處境。探索一詞，用來凸顯女主角從未知到已知的覺醒態度，進而完整理解外省移民的離散遭遇，顯示移民身分帶來的複雜性，更對身分認同有了自己的想法。小說刻畫了不同時代的兩種移民，第一種移民是女主角與彥青的父親們，他們經歷了 1949 年的大撤退及 1955 年的大陳島轉進，從此揭開離散人生的序幕，這群來台的外省第一代離散者時常緬懷過去，思念故土，也影響外省第二代的身分認同。第二種移民是鄭成功，他將台灣當作是反清復明的基地與堡壘。

《夢魂之地》捕捉這些移民移居台灣後心裡所承受的痛苦，以及因為離散而造成的心理創傷，做了完整且全面的刻畫。

羅賓·柯恩(Robin Cohen, 1944-)在《全球離散：一個導論》《Global Diasporas: An Introduction》探討當代全球各族裔複雜的離散(diasporas)與流動人口現象，他發現人們因受害、勞工或殖民或商貿或宗教或文化混血等因素產生遷移，如此大規模的移民與一般的移民(migration)，單向的、個人或家庭的移動，目的是追求生活改善，主動性的、可選擇性地離開故鄉，到更理想的地方去且逐漸同化於寄居地的情況有所不同。<sup>18</sup>因離散第一個可指認的特徵，就是流散(dispersal)，人因內戰、屠殺或重大動盪移居到陌生的地理空間。

請想像一把巨大的無形鐵鎚將一大片玻璃擊碎，無數碎片向四面八方飛散。將這個畫面轉換為一個因軍事佔領、內戰、屠殺、種族清洗、宗教狂熱、山火、飢荒、地震或颶風而支離破碎的社會。大規模的人口流離失所，通常正是由這類事件引發，而這些情況多半完全超出個人自身的掌控。在此種情境下，許多人不得不逃亡避難，因此，離散往往正是誕生於這些災變性的情境之中。<sup>19</sup>

---

<sup>18</sup> Robin Cohen. *Global Diasporas: An Introduction*. London: Routledge(1997), p.20-22.

<sup>19</sup> Robin Cohen. *Global Diasporas: An Introduction*. p.4.

1950 年代從中國遷徙到台灣的移民，就是面臨這樣的流散，亦即空間的異動，他們因戰亂不得不從原鄉逃離，流亡至兩個或以上的外地。<sup>20</sup>移民成為國共內戰的犧牲品，被迫離鄉背井，大規模的人口來到台灣，埋下了外省移民「回不了家」的人生巨變。柯恩進一步認為，人被巨大的無形錘給擊破，在這些情況下，這群特定族群的人會經歷集體性創傷( *collective trauma* )，因這些外在壓力的突發性、規模與強度，明確地迫使人們逃亡，而非出於自願遷徙。<sup>21</sup>

因戰爭與災禍導致家園殘破、城邦毀棄，大陳島軍民從 1955 年 2 月 8 日至 26 日，在美國第七艦隊護航下，將當時屬於浙江台州列島的大陳島 2.8 餘萬人，全撤退到台灣。政府刻意將這群難民稱頌為大陳義胞，共撤離了 16053 個軍官和 17132 義胞。大陳島軍民來到台灣，散居到台北、花蓮、高雄或屏東等，他們的內心早已背負著生離死別、顛沛流徙的離散創傷，在肉體和精神上都遠離家鄉，面臨雙重流亡的狀態。他們被政府用義胞如此美好的稱呼包裝，強調他們是為了自由，才來到陌生的異鄉，<sup>22</sup>但這種離散的經驗，普遍經歷了集體性創傷，遍佈在他們身上，形成一種歷史的、集體性的與長期性的經驗，又透過世代相傳的方式，形成多代記憶。<sup>23</sup>

---

<sup>20</sup> Robin Cohen. *Global Diasporas: An Introduction*. p.4.

<sup>21</sup> Robin Cohen. *Global Diasporas: An Introduction*. p.4.

<sup>22</sup> 平路在謝哲青專訪她的影片中，提議帶他到旗津去，探訪大陳島軍民居住的大陳新村，可以清晰看見牆上的標語與口號，保留了 50 年代反共復國時期最真實的記憶。謝哲青：〈從《夢魂之地》理解平路對台灣對人對小說的觀點與關懷〉，青春愛讀書「我的書寫時光」發表於 2025 年 4 月 18 日，引用網站：<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6U8jPJcc3c> (2025 年 7 月 10 日上網)。

<sup>23</sup> 柯恩認為，不能單純定義離散，因離散的概念是錯綜複雜、相互交織著相似性與網絡關係，常見以下九種特徵，這些特徵彼此交織或強化，有些是殘存，有些是主導，這九種是離散的纖維，各個不均等，不是所有特徵都會出現在離散社群，離散社群也會不斷演變或改變。離散之繩由以下九個特徵所組成。

1. 流散 *Dispersal*：因戰亂或創傷性事件自原鄉逃離，流亡至兩個或以上的外地。

2. 擴張 *Expansion*：為尋求工作、改善生活、發展貿易或殖民而主動遷移。

3. 保留記憶 *Retention*：維繫對原鄉的集體記憶，包括其地理位置、歷史、苦難與

外省族裔離散的情境，最慘痛的莫過於生離死別與身心劇痛。平路精心刻畫了一個非常鮮活的人物——祖籍在山東的叔，因軍隊撤退時，叔在軍艦上搬砲彈，被炸斷一條腿，<sup>24</sup>小說暗示像叔一樣的軍人不知凡幾，有的死於戰爭，其他人則遠離家鄉，帶著傷殘的肉身和破碎的心靈，成為社會孤苦弱勢的邊緣人。他們是「流血致死的一代，也是漂流而亡的一代」。<sup>25</sup>小說透過叔之腿傷，象徵外省軍人在戰爭中受到的傷害，叔被炸掉的腿部一直隱隱作痛，一輩子都感覺到創傷部位的幻痛，縱然經過多次清創，而戰爭而失去的部位與缺失，永遠無法彌補，他們不再是完整的人。

現代創傷（trauma）理論始於學者關注納粹屠殺歐洲猶太人的研究，大屠殺雖發生在個體身上，卻產生集體的悲劇。<sup>26</sup>關於創傷的定義，學術界有兩種詮釋：一是指造成傷害的打擊或事件，另一是指造成的傷害與心理狀態。相較於精神醫學的傳統醫學，常探討第一義，但通常我們真正需要處理的或「治癒」的則是指第二義，也就是主體因創傷事件所造成的心理衝擊與壓迫，所以有所謂「後創傷壓迫失調」

---

成就。

- 4.理想化 *Idealization*：建構真實或想像中的祖地神話，集體致力於其維護、復興與繁榮，甚至是重建。
- 5.回歸 *Return*：發展回歸原鄉的運動，獲得集體認同，即便許多成員僅維持象徵性聯繫或偶爾探訪。
- 6.群體特殊性 *Distinctiveness*：長期維持強烈的族群意識，基於共同歷史、文化宗教傳承與命運共同體意識。
- 7.戒慎恐懼 *Apprehension*：與寄居社會關係緊張，未被完全接納，存在隔離（含自我隔離）與再遭迫害的恐懼。
- 8.創造力 *Creativity*：在寄居國發展多元容納環境，展現經商、創意、學術與專業成就。
- 9.團結互助 *Solidarity*：與其他離散地同族成員保持認同、同理與共責意識，特別在遭遇歧視與困境時。Robin Cohen. *Global Diasporas: An Introduction*. p.3.

<sup>24</sup> 平路：《夢魂之地》，頁 112。

<sup>25</sup> 參考簡嬪：〈一出手，山河震動〉，收入齊邦媛主編：《洄瀾相逢巨流河》（臺北：天下文化出版社，2014），頁 21。

<sup>26</sup> E. Ann. Kaplan, *Trauma Culture: The Politics of Terror and Loss in Media and Literature*.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P. 2005), p.1.

(PTSD,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的說法。<sup>27</sup>本文關注的「創傷」，並非只聚焦像叔的腿傷一樣的具體傷口，同時關注他與其他人身上那些眼睛看不見的心靈創傷。因為心靈創傷造成的心理衝擊與壓迫，一直是文學特別關注的一種經驗：

「創傷」(trauma) 一詞源自希臘文，本指身體的傷口，爾後在醫學及精神病理學的文獻上，特別是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中，才被引用特指心靈的創傷。以創傷指稱心靈經驗，精神分析學上直指刺激能量的過度匯流超過精神裝置的容忍度，使精神裝置無法卸載刺激，於精神層面產生穿透破壞，導致精神能量運作上持久紊亂。<sup>28</sup>

《夢魂之地》中的外省移民在受到重大災難襲擊之後，在精神上出現混亂或破壞性的後遺症，導致個體的生活再也無法正常運作：

你爸不是壯年，就是個可憐的的老芋仔。講話帶鄉音，開口遭人白眼，被時代徹底遺棄了，而這樣的老人腦袋我進去過。細胞斷了電，整個腦袋像危樓，踹一腳就會塌下來。一次又一次，以平和的語氣，我告訴來工作室求籤詩拿藥單的人，你家長輩不是撞邪、不是譫妄、不是冤親纏身，那是治不好的心病，戰爭，逃難，離亂，老家回不去，始終留在半路上，一生一世放不下……。<sup>29</sup>

---

<sup>27</sup> Kai Erikson. "Notes on Trauma and Community." In C. Caruth, ed., *Trauma: Explorations in Memory* (Baltimore, Marylan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5), p.184.

<sup>28</sup> 黃心雅：〈廣島的創傷：災難、記憶與文學的見證〉，《中外文學》20：9（2002年2月），頁86-117。

<sup>29</sup> 平路：《夢魂之地》，頁154。

小說透過這個段落，總結了外省移民的離散創傷，通靈者描述這些移民老兵精神混亂的情況，出現了像撞邪、譫妄一般細胞斷電的情況，悲懷終日，抑鬱以終，卻無藥可醫。小說中通靈者的父親也是如此，當他無依無靠，妻子離家出走時，只能痛苦哭著呼喚「太子爺」。<sup>30</sup>外省移民散居台灣四處，富國島、漁翁島的移民也承受同樣的離散創傷，某種程度而言，他們都是被時代貽誤的受害者。小說細膩描述外省族裔的窮困、卑微、斷電受心病所擾的狀況，正如王德威所述，對一個講求安土重遷，傳承歷史使命的人而言，移民經驗帶來的生命劇變，「都意味著一種身心的大剝離，大捨棄」，飽受心理衝擊與壓迫。<sup>31</sup>

小說細部描述 1950 年代大撤退來臺的移民，普遍懷抱著反攻大陸的幻夢，美化理想的故鄉，深具柯恩所提到的群體特殊性（Distinctiveness）。<sup>32</sup>他們長期信仰總統的言論及黨國教條，維持強烈的族群意識，都把兩蔣總統當成為帶領他們回鄉的恩人。這群人遭逢空間和時間的巨大變異，在身心上承受極大的痛苦，導致身心上的放逐與敏感，正如簡政珍研究外省族裔的心理狀態，「放逐所觸及的是由逃離引發的思想和對時空變異的敏感」。<sup>33</sup>戰爭經驗加上時間與空間的轉移和變動，襲擊他們的人生，他們不僅日夜緬懷故鄉，更利用反攻復國的期待，支持和慰解著這群失落的地理和精神家園的離散者。<sup>34</sup>

在承受身心剝離的壓迫之下，這些人只能依賴著反攻大陸的美夢存活。通靈者與彥青他們的家人移民到台灣，精神上卻時時準備反攻回大陸。彥青的奶奶，每天早晨第一件事，就是把棉被捲起來，準備

---

<sup>30</sup> 平路：《夢魂之地》，頁 113。

<sup>31</sup> 王德威：《後遺民寫作》，頁 6。

<sup>32</sup> Robin Cohen. *Global Diasporas: An Introduction*. p.3.

<sup>33</sup> 簡政珍：《放逐詩學：台灣放逐詩學初探》（臺北：聯合文學出版社，2003），頁 9。

<sup>34</sup> 參考宋偉杰著，金莉譯：〈食物、離散與鄉愁〉，收入王德威主編：《哈佛新編中國現代文學史》（臺北市：麥田出版社，2021），頁 261。

揆在身上，以為馬上可以反攻大陸，很典型是柯恩所提到保留記憶（Retention）的特徵，他們維繫對原鄉的集體記憶，甚至以此支撐自己在居留地的存在價值。外省族群需要這樣的反攻誓言來安身立命，但夢想不斷延遲，在小蔣過世後才愕然發現，他們這群忠於君國的移民，已成為永遠的離鄉者，「再也回不去了！」<sup>35</sup>反攻復國的美夢終究是破碎了。外省第一代夢碎的苦痛，反嗜著自我的存在價值，讓他們活得渾渾噩噩，無法悉心照顧下一代。不僅返鄉無望，政府的諾言也成了謊言，反攻大陸的戰士授田證，成為無法兌現的空話。小說層層逼問：歷史要怎麼償還他們？誰可以償還他們？這種家庭失溫、分崩離析、經濟拮据、精神斷電、回鄉無望的生存狀態，也直接影響了第二代子嗣的心靈。

小說主要的敘述者為外省第二代，她是大陳島後裔，自小與父母住在旗津，原本也對大陳的歷史了解不深，因緣際會理解彥青的身世後，她才重新發掘了家族的歷史和大陳人的傷痕。她的母親外遇出軌，父親疑心毛弟不是他的骨肉，造成母親憤然離家，父親也負氣跳船，她成為無人管束的棄兒。母親北上後下落成謎，可能已葬身火窟，通靈者只好靠鄰居接濟，無人依靠時，她孤身北上尋找活路。她不想賣身，以為叔好心接濟和收養她，沒想到叔竟會侵犯了她，她沒有尖叫和抵抗，因為內心長出了癌，覺得自己是破罐破摔的畸零人。因外省第二代的身份，宮廟師父刻意排擠她，很明顯地，她與出生之地的台灣社會也出現緊張的關係，未被本省人完全接納，讓她存在隔離（含自我隔離）與再遭迫害的恐懼。<sup>36</sup>她無處可去，只能淪為社會的邊緣人，靠著出賣身體和偷盜才能活存下來，有時被扭送到警局，成為她無可逃避的難堪處境。她做過許多世人眼中的骯髒事，對她而言，那些醜事，不過只是讓她能活下來的伎倆。她自暴自棄，刻意麻痺自己，

---

<sup>35</sup> 平路：《夢魂之地》，頁 154。

<sup>36</sup> 參考 Robin Cohen. *Global Diasporas: An Introduction*. p.3.

想起破碎的家庭和屈辱，她失意痛苦、借酒澆愁差點在浴盆溺斃，還好彥青及時救援。彥青的命運與她近似，母親在生產時難產而死，父親嫌棄他不夠男子氣，體能又差，時時對他暴力相向。父親是訓導主任，常在學生面前羞辱兒子，父子關係隔閡又疏離，他甚至曾在浴室內割腕輕生。

由此看來，外省第二代背負沉重的包袱，讓他們常有死亡的念頭，顯然厭世、離棄自己的放逐狀態較父執輩更為嚴重，「到任何地方，跟誰在一起，都不可能產生歸屬感」。<sup>37</sup>通靈者自言，她在人間找不到歸屬感，也找不到對外省族裔的身分認同，她的孤兒意識讓她投射情感在《孤星淚》、《悲慘世界》上，無人可依靠的她，只能將情感寄託在童年玩伴三太子身上，在台北卑微求生。

戰火離亂中，彥青的父親當初帶著母親在遍地屍體的沼澤中奮力求生，才來到台灣。父親是國民黨的走狗，後在榮民之家度過餘生，彥青不願去看望父親，因他怨恨父親成為國民黨統治下的俘虜與黨國鷹犬，他在父親身上找不到家的歸屬感。通靈者和彥青一樣，他們與家人異常疏離，他們「遺失」了家庭記憶，「遺失」父親的家鄉記憶與復國鄉愁，當她遇到同為外省第二代的彥青，她才意識到她「遺失」的是自己族裔最重要的記憶與身分。平路透過離散族群第一二代的卑屈生活與心靈創傷，隱約質疑了社會對外省族裔的冷漠與忽略，也體現了離散「遺失」與「遺棄」的雙重痛楚。<sup>38</sup>

小說除描述 1949 年前後移民到台灣的外省族裔之外，更穿插鄭氏父子片段。鄭成功父子的故事成為貫穿台灣三部曲的重要密碼，三部曲各自涉及海上貿易、明室忠臣、忠君愛國、民族主義、對抗荷蘭、進佔南洋、父子衝突、英雄神話與銅像移走的解構神話情節。《夢魂之地》關於鄭成功的情節描述較為零碎，但按照正史紀錄來看，鄭成功

<sup>37</sup> 平路：《夢魂之地》，頁 108。

<sup>38</sup> 王德威：《後遺民寫作》（臺北：麥田出版社，2007），頁 6。

抗清過程中，一一經歷了流散（流離各處）、擴張（發展貿易或軍事而遷移，擴及福建沿海、南海、東南亞與台灣）、保留記憶（以安平稱台員）、理想化（建構祖地神話）、回歸（謀劃回歸原鄉）、群體特殊性（因反清復明理念連結集體意識）、戒慎恐懼（抗衡西方列強和開台的戒慎恐懼）、創造力（行政、軍事、經濟、教育與文化的建設）、團結互助（以南明意識團結互助）的情境，顯示了強烈的離散處境。<sup>39</sup>特別在當明朝覆滅，清政府朝議招撫遺民，鄭芝龍感激歸命，但鄭成功依然奉永曆正朔，顯示他「江山易代之際，以忠於先朝而恥仕新朝」的決心。<sup>40</sup>鄭成功體認到君亡家破，母死衆分，堅定地反清復明。<sup>41</sup>他引兵登岸，攻打荷蘭人、攻克台灣，改赤崁為東都明京承天府，從拓墾、安撫、立制全面展開復明政策。<sup>42</sup>鄭成功改台員為安平，安平原是泉州晉江的商市，是父親鄭芝龍的宅邸之處，以安平稱台員，尋根思鄉之情溢於言表。<sup>43</sup>與史料作為參差對照，《夢魂之地》特別描述鄭成功英挺的外貌，形象鮮明，「進去軍帳，燭影中，國姓爺亮晃晃一身甲冑」，「戴頭盔騎在馬上，英姿颯爽」。<sup>44</sup>鄭成功渡海遷台，特地將三太子神座高放在船上，「跟船過來，捧著神座過來」。<sup>45</sup>鄭成功那時的他非常惶然不安，他連北緯二十七度的「東夷」、「流求」、「埋冤」這些台灣島的異稱，到底是兩個島嶼還是三個島嶼都不確定，只看見碧浪中連成一座鯤島。小說表達鄭成功來台初時的不確定感，透過理想化（Idealization）的舉措，以中國神話與神明，透過朝拜神明建構並延

---

<sup>39</sup> 參考 Robin Cohen. *Global Diasporas: An Introduction*. p.3.

<sup>40</sup> 鄭亦鄒：〈鄭成功傳〉，收入鄭亦鄒等撰：《鄭成功傳》（臺北：眾文圖書有限公司，1979），頁 1-61、頁 1-22。

<sup>41</sup> 黃典權：〈鄭延平台灣世業〉，收入鄭亦鄒等撰：《鄭成功傳》（臺北：眾文圖書有限公司，1979），頁 2。

<sup>42</sup> 黃典權：〈鄭延平台灣世業〉，頁 11。

<sup>43</sup> 黃典權：〈鄭延平台灣世業〉，頁 10-11。

<sup>44</sup> 平路：《夢魂之地》，頁 150。

<sup>45</sup> 平路：《夢魂之地》，頁 151。

續祖地神話，致力於維護政權的復興與繁榮，藉由神祇三太子來安定己心及人心。<sup>46</sup>

台灣是多元族裔移民的社會，欲了解台灣歷史，不僅要解構昔日威權政治，更不可缺少外省族裔的聲音，傾聽他們的生命經驗和族群意識；也不能忽視 400 年大航海時期的台灣歷史，遺忘鄭成功反清復明的大願與離散創傷。《夢魂之地》消化眾多史料，透過神奇的想像力與奇幻情節的安排，補足了台灣自大航海時期以降，不同移民族群的離散創傷，透過今昔情境的對比、地理與歷史的對話、身分與認同／不認同的回聲，紀錄了移民族裔長期處於在戀戀原鄉和流散記憶拉扯的集體聲音，顯示了身分認同與歸屬的複雜性。

### 三、小蔣的記憶與創傷扭轉台灣歷史

解嚴後，歷史小說成為台灣文學史上最不容忽視的文學著作，它的蓬勃與成熟，當然與台灣社會戮力實踐的轉型正義及檢討威權政體的風潮息息相關。台灣的政治結構在 1979 年美麗島事件後面臨巨大震盪，從戒嚴到解嚴，解除黨禁、報禁到開放大陸探親，終結了蔣家的威權時代。<sup>47</sup>此外，八〇年代台灣已成為成熟的資本主義社會，愈發打破了政治權力與制度的權威性，戒嚴在經歷了信仰的頂點後，在八〇年代有了最後的反撲，在經濟活動自由開放的同時，言論與集會等集體話語和活動卻受到最嚴密的監控，<sup>48</sup>直至 1992 年修正刑法 100 條後，台灣人民才真正擁有完整的言論自由。台灣由威權體制轉型成民主開放的社會後，文學也不斷參與紀錄／想像／建構台灣的行動。一

---

<sup>46</sup> 參考 Robin Cohen. *Global Diasporas: An Introduction*. p.3.

<sup>47</sup> 鄭明嫻：〈序〉，收入鄭明嫻主編：《當代台灣政治文學論》（臺北：時報文化出版社，1994），頁 2。

<sup>48</sup> 許琇禎：《台灣當代小說綜論解嚴前後 1977-1997》（臺北：五南出版社，2001），頁 6。

直以來，平路對政治人物的歷史遭遇異常關注，1995 年的《行道天涯》由宋慶齡的女性視角關注孫中山及其政治生涯，2009 年的〈百齡箋〉從蔣宋美齡的視角觀看台灣政治權力傾軋與蔣中正的定位，在《夢魂之地》中，平路的關懷轉為凝視移民的創傷與記憶之間的複雜關聯，除了聚焦平民百姓的生命經驗，也用聚光燈聚焦執政者小蔣的內在在世界，探勘他的記憶與創傷如何影響了台灣的歷史。

解嚴之後，不少小說書寫的歷史記憶都聚焦於控訴蔣氏政權的威權政治與黨國鎮壓，如宋澤萊、陳映真、東方白、鍾肇政、李昂、施明正、林雙不、李喬、林剪雲等人，都指涉 228 事件後台灣進入戒嚴及其後白色恐怖的黑暗統治，國民政府最高特務機構主導的情治單位一手主控的所有冤假錯案。當時專政獨行，踐踏人權，以匪諜名義審判處死者不計其數，這些歷史無疑都與兩蔣脫離不了關係。平路的小說雖然也談兩蔣的威權政治，但淡化這些政治事件的書寫，反而更著墨於蔣經國的家庭關係與蔣介石的父子情仇，極度關注蔣經國的內在暗黑世界，採用了更多內聚焦與自我傾訴的心靈探照。《夢魂之地》娓娓傾訴太子爺成為父親的繼任者的心路歷程，更嘗試透過家族小歷史和國族大歷史的緊密串聯，經由通靈者的靈力引導，傳達蔣經國一生陰鬱曲折的記憶與意識。平路探索小蔣的角度，是從個人創傷的角度切入，她顯然認為透過情感關係的梳整可以看見最豐潤的人性寫真，更勝卻無數歷史記載的乾枯空泛，而小說毫無保留吐露地正是小蔣無法擺脫的創傷記憶，對台灣的歷史產生了複雜的影響，讓他走上跟父親近似的威權治國道路，延遲了台灣的民主化進程，也扭轉了台灣的歷史面貌。

平路在《夢魂之地》中，呈現了蔣經國既敬慕又怨怪父親的複雜情緒，他不只是老蔣的兒子，更是老蔣的臣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說明了華人受儒家影響，對於君臣倫理的自我期待，小說描寫小蔣在

偉岸的父親面前，是用矮下來、趴下來、跪下來的方式，全然孝敬來報答養育之恩。但矛盾的是，在他眼中，父親善用中國封建家庭的封閉性、權威性來箝制一切家醜。蔣中正對妻子毛福梅暴力相向，流連妓院，坐擁二妾，愛上宋美齡後，對蔣經國母子二人更是冷酷，也造成祖母王采玉之死，<sup>49</sup>小說凸顯了蔣經國他的家庭生活所帶來的創傷。蔣經國怨恨父親，卻無法抒發真實情感，他甚至為了護母而有弑父衝動，「恨不得眼光是一支利箭，筆直射向父親胸口」。<sup>50</sup>又愛又恨是他對父親最深沉的感情。

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 1856-1939）長期專研創傷，他對創傷的解釋是相當貼切的，他留意到人的心靈其實很脆弱，若受到高強度的刺激與壓力，已不能用正常或健康的方式排遣，那麼人的心靈就會被這高度刺激持續侵擾，轉化成創傷：

一種經驗如果在一個很短的時間內，使心靈受一種最高度的刺激，以至於不能用正常的方法謀求適應，從而使心靈有效能力的分配受到永久的侵擾，我們便稱這種經驗為創傷。<sup>51</sup>

佛洛伊德剖析心理受創者，認為他們會在心靈上受到永久的擾亂，不能得到安寧。小說中蔣經國的心靈正是如此，他內心隱藏的記憶，都呈現著創傷的重量。父親只在乎畢生功業，不在乎他，而他太在意父親，父親的怠慢與輕視，都變成椎心的刺痛。小蔣永遠記得刺痛的回憶，1930年代他在蘇俄留學時如同人質，成為中俄政治談判的籌碼，

---

<sup>49</sup> 1921年，蔣經國的祖母王采玉抱病到上海看望蔣中正，回到家鄉溪口後不久，於6月14日溘然長逝。有關王采玉之死，見小谷豪治郎著，陳鵬仁譯：《蔣經國先生傳》（臺北：中央日報出版部，1990），頁17。

<sup>50</sup> 平路：《夢魂之地》，頁229。

<sup>51</sup> 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著，高覺敷譯：《精神分析引論》（*Introductory lectures on psycho-analysis*）（臺北：克林書局，1971年8月），頁208。

父親以不能違反法令、背叛國家、犧牲國家利益為理由，拒絕交換人質，讓他徹底心碎。<sup>52</sup>1936年蔣經國還留在蘇俄，西安事變，父親被張學良、楊虎城脅迫參與抗日，放棄剿匪，留下信件當作遺囑，信件中卻只在乎「宋女士亦即為兩兒唯一之母」，至於自己，父親僅對其下落表示「不得而知」，這冷漠寡情的四個字，深深刺痛他的心。<sup>53</sup>父親明顯偏心，時時稱讚弟弟蔣緯國，也令他痛苦不已，他在日記多次留下這樣的字句，「我的一生之中，皆無可取之處」，讀來令人感傷。<sup>54</sup>

小說多次利用對比，來呈現父子差異。在小蔣眼中，老蔣集自信、威武、紀律、嚴酷、寡情、果敢、堅強、自私與挺拔於一身，自己卻顯得矮胖弱小，雖戒慎恐懼完成父親托付的重任，卻從來不曾對自己感到滿意。回溯1948年的「只打老虎、不拍蒼蠅」事件後<sup>55</sup>，小蔣與繼母宋美齡的嫌隙擴大，整整七十天，他沒有睡過一天好覺，深怕整肅造成父子更大裂痕。<sup>56</sup>相較之下，遇過驚滔駭浪的老蔣，在人前總是堅毅篤定。1949年12月10日是老蔣從成都撤退離開中國，此後，他再也沒回到中國。丟掉大陸是個恥辱，即使眾叛親離，他也沒有拿槍自戕，而是愈挫愈勇，一心等待雪恥，向命運低頭，「既可由我受之，亦可由我湔雪也」。<sup>57</sup>小說家由此呈現二人的差異，蔣中正有著將帥果

---

<sup>52</sup> Jay Taylor (陶涵), *The Generalissimo's Son: Chiang Ching-kuo and the Revolutions in China and Taiwa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59; Jonathan Fenby, *Chiang Kai Shek: China's Generalissimo and the Nation He Lost*, (Cambridge: Da Capo Press, 2005), p.205.

<sup>53</sup> 平路：《夢魂之地》，頁180。

<sup>54</sup> 平路：《夢魂之地》，頁180。

<sup>55</sup> 「打老虎」起於1948年8月到11月，蔣介石委派蔣經國到上海督導實行財政經濟改革，政府公布《財政經濟緊急處分令》，抑制嚴重的通貨膨脹。蔣經國立下「只打老虎、不拍蒼蠅」的口號，要求部下嚴格地執法，對查獲違反財經緊急處分令的奸商及貪官污吏，不問任何人，都要嚴格懲處，見小谷豪冶郎著，陳鵬仁譯：《蔣經國先生傳》，頁179-180。但因涉及孔令侃的揚子公司，蔣經國的調查受到阻擋，宣告失敗，最後黯然離開上海。褚元太，〈蔣經國上海「打虎」往事〉，《鐘山風雨》第6期（2013年1月），頁16-19。

<sup>56</sup> 平路：《夢魂之地》，頁158。

<sup>57</sup> 平路：《夢魂之地》，頁180。

敢堅忍的性格，而蔣經國則顯得過於感性憂鬱。小蔣讀父親的日記哭了，經歷龐大巨變的父親依然謹守軍人紀律，來到台灣後，依時就寢，更顯示出剛毅的精神。父親的龐大對比他的弱小，他在父親面前，還是原來那個低下頭認錯、不成材的孩子：

他神經質地抖顫雙腿，嗆咳著，喉嚨裡不停抽泣。自己太怯懦太緊張太軟弱太容易動搖，他不夠堅定；嗜酒暴食加上服用安眠藥，他絲毫沒有遺傳到父親的紀律。只要閉上眼，當年貪吃的小胖子回來了，瞪著自己浮腫的四肢，再一次，他聽到父親教訓他管不住嘴巴的叱罵聲。<sup>58</sup>

從心理學的角度看來，父親龐大的存在本身就是超我的來源，對父親的認同就是超我強力壓迫著自我，造成自我的碎裂與失衡，「超我的主要職能在於指導自我去抑制本我的衝動，不斷以內疚或犯罪感來糾正偏離或違反道德規範和理想的行為」。<sup>59</sup>父親不在乎他的生死，卻對他的管教格外嚴厲。蔣經國得不到父親的讚賞，他對自己的存在感到疑惑，不斷在日記上責備自己，沉湎於悲觀情緒，整日頭痛欲裂，早已顯露精神失衡的情狀，親子創傷重重襲擊他最脆弱的心靈。小蔣承受龐大的壓力，一直屈從於父親的壓制，但偶爾透過貪嘴宣洩壓力，卻帶來父親的責罵，責罵又引起他的精神譴責，更容易因自棄自傷而墮入嗜酒、暴食和安眠藥的負面循環之中，無可自拔。

來自親情的壓制或創傷，往往是最難治癒的。小說特意描寫蔣經國因父權壓抑而產生的種種痛苦，父親所帶給他的各種心靈創傷，他在日記裡喃喃自語重建記憶，讀者發現他這個敘述主體的記憶，也面臨著父權壓力而不斷進行修改與抹除、再重建的過程。1927年，他寫

---

<sup>58</sup> 平路：《夢魂之地》，頁 158。

<sup>59</sup> 王岳川：《精神分析文論》（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05），頁 28。

公開信跟父親決裂：「蔣介石曾經是革命的朋友，已經走向反革命陣營，現在是我的敵人」，他曾公開跟父親宣戰。後來他卻默默修改這一段記憶：「自己怎麼會這樣寫？怎麼會直稱父親的名諱『蔣介石』？自己不可能這樣做，他否認得一乾二淨，寫下這段文字的人根本不是他」。<sup>60</sup>關於這封公開信，歷史學家有不同的解讀，在小說中的蔣經國卻選擇了徹底否認，選擇壓抑自己的真實情感與痛苦，否認對父親的憤怒；因他是父親的接班人，他必須犧牲自己的情感和情緒，一切遵循父親的安排，這是他身為太子不可違逆的命運。

平路在小說中，將蔣經國塑造成一個不能得到父愛，時常流緬於感傷主義、耽溺自我質疑的失敗者。蔣經國常覺得自己一無是處：「出生下來就錯了，世界弄錯了哪一片？思考問題缺乏條理，感覺到一無是處，到晚上，更是意志的角力。我是誰？我到底是誰？為什麼不能夠做我自己？為什麼終日覺得抑鬱」。<sup>61</sup>小說刻畫小蔣對老蔣又愛又恨的「父親情結」(Daddy Issues)，一輩子都制約著他，小蔣想成為像父親那樣堅毅果敢的人，「勿忝其所生」，自己的存在，千萬不能讓父親蒙羞，他時常丈量自己配不配成為父親的兒子，是否值得讓父親多看一眼。<sup>62</sup>但他也憎恨父親，一輩子活在父親巨大的陰影下，父權蠻橫，壓抑自己的本性，讓他覺得自己一無是處。小蔣從小到大，總在潛意識總渴盼得到父親的肯定與支持，但中國式教育方式與黨國文化傳統，並不容許他成為他自己，發展獨一無二的人格氣質。<sup>63</sup>面對這樣的掙

---

<sup>60</sup> 平路：《夢魂之地》，頁 158。

<sup>61</sup> 平路：《夢魂之地》，頁 104。

<sup>62</sup> 平路：《夢魂之地》，頁 98。

<sup>63</sup> 參考謝哲青的專訪，他詢問小說中的父子關係，平路回應：小說中的父子關係成為小蔣一生的包袱與束縛。西方社會的 Daddy Issues，也發生在成長過程中孩子與父親對峙的衝突，孩子的不服從與叛逆出走，才可能去尋找到自由。中國的孩子沒有叛逆，沒有 issues，因家人對孩子的期待不是叛逆，叛逆的孩子因此付出代價，如三太子被迫將骨肉還給父母，華人傳統是如此強大，一切都被壓制。謝哲青專訪：〈從《夢魂之地》理解平路對台灣對人對小說的觀點與關懷〉。

扎與矛盾，最後，他選擇吞下內心的創傷，放棄自我，更放棄與父親宣戰，放棄出走，不再尋找自我與自身的自由，而是專心致力將自己轉化為守護蔣中正政權的接班人，卻在成為接班人的過程中完全失去自我。站在台灣最前線與國際交涉的他，已預見以專制暴政維持政權的台灣未來的前途，他無法發展出明顯區隔於「蔣中正路線」的「蔣經國路線」，帶領台灣走向不同的民主道路。小說利用蔣經國的意識流、記憶、史料與日記，從不同角度，讓一些幽暗的家國秘密被揭開、被看見與被放大，嘗試建構蔣經國最暗黑的心靈史。

《夢魂之地》中，小蔣自剖一生的功過得失，他覺得自己是個歷史罪人，「不只對不起父親，他對不起許多人，許久以來，他做的是像在贖罪，有時候，他期待這人生早點結束，不必說更多謊言，不必抱著自己的罪咎過日子」。<sup>64</sup>回想當年，他站上大陳島礁石旁，指著遠處的溫嶺承諾：「很快，回來打登陸戰」。<sup>65</sup>他們又帶領喊出「一年準備，兩年反攻，三年掃蕩，五年成功」，<sup>66</sup>利用民族主義召喚民心，但復國還鄉根本全是騙局。當時，外省族群認同的家園還是中國原鄉，他們把台灣當作只是暫時居住的地方，而中國則是歸屬的地方，<sup>67</sup>這是因為人們將「出生」之地當成身分認同的歸屬，這通常是每個人、每個民族情感最初去處，「一個人對家庭與出生地的歸屬感，是民族感情最初的根苗：所謂『祖國』或『母國』的終極意義，無非就是一個人最初的來源」，<sup>68</sup>平路刻意由此凸顯歷史口號埋藏的殘酷悲劇：早在 50 年代，小蔣站在國際交涉的第一線，他早看清時局，但卻不敢說真話，

---

<sup>64</sup> 平路：《夢魂之地》，頁 202。

<sup>65</sup> 平路：《夢魂之地》，頁 202。

<sup>66</sup> 平路：《夢魂之地》，頁 202。

<sup>67</sup> 凱瑟琳·伍德沃德 (Kathryn Woodward) 等著，林文琪譯：《身體認同：同一與差異》(Identity and Difference.) (臺北：韋伯文化出版公司，2004)，頁 478、493、494。

<sup>68</sup> 哈羅德·伊薩 (Harold R Isaacs) 著，鄧伯宸譯：《族群》(Idols of Tribe.) (臺北：立緒文化事業公司，2004)，頁 256。

做自己想做的事，不敢戳破父親「從頭到尾，反攻是一場大夢」，<sup>69</sup>而選擇繼續欺騙國人，使他無法更早帶領台灣走出不一樣的格局。

小說藉由女性靈媒感受到小蔣的記憶，讓讀者直接感知了蔣經國的內在意識，讓歷史中的執政者／加害者有了自陳罪狀的機會、贖罪的機會。小蔣透過自白，解構了復國神話的虛妄，藉此解放積鬱已久的痛楚與道德包袱，並向全國軍民致歉。在平路的歷史拼圖中，蔣經國這個人物的血肉是飽滿的，他對國內外情勢了然於心，卻無法在公開場所說出真相，只能在內心透過誠實的方式認罪，跟國人致歉。小說細數的雖是蔣經國的創傷，但他的創傷卻深度連結台灣整體的命運，何嘗不是台灣集體創傷的一部分，執政者不過是這場更大悲劇的一部分罷了。小說也藉迂迴的敘事暗示：知道真相，就可能找到和解之道。

70

平路從蔣經國這個歷史人物下手，藉由鮮明的面貌、赤裸的人性、多重的掙扎，寫出了個人創傷與國族創傷的交軌。就如她所體認到的，歷史人物的評價常受黨派或意識形態影響，「當下所有的黨派或意識型態，都會過去。以後，後世看起來當年最正當的目的，都會有不一樣的解釋。所有的政治正確也有可能變成政治不正確，反之亦然。而唯一遺留下來的，恐怕是個人心理的印記，或是家庭個人的創傷」。<sup>71</sup>正視創傷是最重要的，因它是指認真相最值得信任的依據。

由此看來，《夢魂之地》重寫小蔣創傷及父子情結，具有重要的意義，蔣經國在忠君與孝順的兩股壓力之下，是個徹頭徹尾的悲劇人物。

---

<sup>69</sup> 平路：《夢魂之地》，頁 210。

<sup>70</sup> 參考張頌聖：〈創傷與書寫〉，收入王德威主編：《哈佛新編中國現代文學史》（臺北市：麥田出版社，2021），頁 283。

<sup>71</sup> 在專訪中，平路由自身身世談起，認為改朝換代的政治主宰了人們看待歷史事件的角度，但只有心理的印記和創傷可以留存下來。參考呂嘉鴻：〈台灣作家平路憶述外省家族身世，國共兩黨百年恩怨下的悲劇〉，BBC 中文網站，發表於 2021 年 10 月 8 日，網址：<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ese-news-58830640>（2024 年 7 月 1 日上網）。

從家事到國事，小蔣的行動與抉擇，都對台灣的歷史產生深遠的影響。小說反思歷史，重新解釋外省族裔的移民史，重省執政者的懺悔意識，更揭穿了太子的黑暗創痛，讓文本充滿眾聲喧嘩，是這本小說的特殊之處。

#### 四、弑父：反抗父權的迴旋敘事

《夢魂之地》揭開了哪吒三太子、蔣經國、鄭成功與彥青四人的父子對立關係，也揭開了家國網絡的纏繞關係。其中，哪吒的形象前後貫穿全書，小說中說：「祂降生了許多次，降生在每一個父子出現問題的家庭中」，<sup>72</sup>反覆出現成為敘事迴圈，與其他子嗣的聲音匯聚成多音並陳的敘事共響。哪吒本是靈珠子投胎，闖下大禍後，愧對李靖與母親，他將骨肉還給父母，是來自於他身為混世魔王原罪的覺醒。<sup>73</sup>哪吒三太子因叛逆付出極大代價，斷絕親子關係，逆子形象成為小說重要的象徵，逆子也重複出現在其他三組父子關係中，形成極大的衝突，創造出「維護父親，兒子獻祭」的對比／迴旋敘事。

三太子雖從民間信仰而來，但台灣卻成為祭祀中壇元帥三太子最昌盛的地方，又降生在小說中每一對父子出現問題的家中，小說藉著複雜的道教儀軌頻頻召喚「祂」顯靈，有意彰顯「祂」與李靖間巨大的父子衝突，與其他三組人物形成對照與詮釋系統。新歷史主義學者認為，歷史撰述者常把史料整理成故事，刻意在事件中加入一個綜合情節結構的象徵意義，使得被表述的歷史事件在文化中凸顯其意涵。<sup>74</sup>其中，林保淳的觀點值得借鏡，他提及哪吒的宿命困境在於中國文

---

<sup>72</sup> 平路：《夢魂之地》，頁 94。

<sup>73</sup> 平路：《夢魂之地》，頁 141。

<sup>74</sup> 海登·懷特（Hayden White）著，張京媛譯：〈作為文學虛構的歷史文本〉，收入陸揚主編：《二十世紀西方美學經典文本》（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0），頁 584。

化的封建壓制——天命壓制，父權讓位給君權。也就是說，歷史敘事已為《封神演義》提供了最有力的佐證，查查冥冥的「天命」就在一興一亡的歷史中得到了充分驗證。歷史不能更改，「天命」也無法違逆，「君權」也成為神聖不可侵犯的「大義」，在此「大義」下，當然是可以「滅親」的，所有人的死亡皆不足惜，就連哪吒最著名的「剖腹、剝腸、剔骨肉還於父母」，也被視為理所當然。藏在這樣的敘事底下，無疑是以君權消解父權，以代換的方式，樹立另一種威權，而整個社會組織的運作，也就是在這樣的威權統制之下。既然，「君權」是高於一切的存在，哪吒在四海龍王的威逼下，只能以剔骨肉歸還父母的方式，盡了其應有的「孝道」，而哪吒的存在，就是一種饒具意義的向父權挑戰的象徵。<sup>75</sup>

延續三太子的反抗象徵，小說延用李靖、哪吒父子恩情纏繞與決裂，描述了鄭成功父子複雜的情結。當鄭成功打敗荷蘭東印度公司攻克被荷蘭侵占 38 年的台灣時，他覺得跟父親威風凜凜的海上帝國相比，似乎並無功勳，「父親強大！整個海域是他帝國」，自認平生功業還是遜色多了，對父親同樣有著無解的自卑情結，「換上鉚接鐵甲，身子輕，幾十斤的甲冑是負擔。比不上，不能跟父親比較。器度差遠了，規模也差遠了，承天府是小朝廷」。<sup>76</sup>鄭成功嫻熟文武韜略、膽識過人，其功勳跟父親相比，不相上下。但對家國認同的觀念，二人有著極大的差距。當父親傳達清廷意旨要他降清，鄭成功拂逆父親的意願，「父既誤於前，兒豈復再誤於後乎」，<sup>77</sup>嚴詞拒絕父親。當順治殺了父親與家人，在鄭成功心中，自己已成為無法饒恕的罪人，「未報之恩，昊天罔極，此生再不能報答親恩」，<sup>78</sup>在小說中，平路將歷史中的鄭成功人

---

<sup>75</sup> 林保淳：〈哪吒：從封神演義走入民間信仰的叛逆戰將〉，《中讀網》發表於 2025 年 5 月 21 日，網址：<https://pse.is/7wv529>（2025 年 5 月 25 日上網）。

<sup>76</sup> 平路：《夢魂之地》，頁 149。

<sup>77</sup> 平路：《夢魂之地》，頁 150。

<sup>78</sup> 平路：《夢魂之地》，頁 150。

性化了，描摹他面對父親與清廷的招降，在家國認同和親情取捨之間，內心充滿痛苦與煎熬，在忠孝不能兩全的情境下，最後選擇做了逆子。

小蔣延續哪吒的反抗象徵，蔣經國認為父親是深淵，是陰影，是怨懟情緒的源頭，「父親是深淵，父親是深淵裡的黑影」，<sup>79</sup>蔣中正以父權壓迫蔣經國，蔣經國也曾以逆子之姿反抗父親，劃清兩人的界線。但不同於三太子，小蔣與老蔣的關係複雜且矛盾，除了愛恨交織，他必須與父親一起背負反攻復國的包袱，還得背負父債子還的罪咎，承受了所有人對威權政治的指控和恨意。「維護父親，獻祭自己沒有區別」，<sup>80</sup>當父親被視為獨裁者、劊子手時，小蔣知道父親並不無辜，父親手上有血，而他就是父親的共犯，自己手上也必定要沾滿血腥，他以獻祭自己來維護父親的威權。<sup>81</sup>父子之間的關係盤根錯節，恩怨纏生。

彥青父子的關係同樣延用三太子的逆子形象。彥青不像父親剛強，他過於陰柔，父親總是以娘砲、畜生來羞辱他，動不動暴力相向，他差點以獻祭自己的生命償還父親。彥青的父親是最崇信反攻復國黨國神話的一代，對光復國土充滿頑強的認同，為了黨國利益，父親可以幫忙作票，也可以惡意誣陷，這是彥青所不能認同，更不能理解的罪惡，小說利用父子的對立凸顯出兩代思想的差異。父親是威權政治下的黨國鷹犬與走狗，而他刻意將父親的作為昭告世人，外省第二代成為反國民黨最強烈的叛徒、孽子。由此看來，小說的四組父子，隱喻著臺灣與中國歷史關係的變化及政治的角力，隱喻中國父親與臺灣兒子既衝突又依恃、既斷裂又纏綁、既對立又相連、既仇視又相親、既反抗又憐憫的複雜關係，而這種複雜的父子關係，其實是平路獨特的

---

<sup>79</sup> 平路：《夢魂之地》，頁 129。

<sup>80</sup> 平路：《夢魂之地》，頁 129。

<sup>81</sup> 平路：《夢魂之地》，頁 204。

歷史詮釋。這種複雜關係的拉扯，也是沉重創傷的來源。<sup>82</sup>從哪吒三太子與李靖——中國逆子、中國父／君權的對立，鄭成功與鄭芝龍——明清的對立，蔣經國與蔣中正——中華民國逆子與中華民國君權的對立、鄭彥青與父親——反國民黨與國民黨的對立，四組父子關係都維持了既連結又斷裂，既緊密又對抗的關係。而小說透過三太子的逆子敘事，從神話傳說穿越延續到民國時期，父子之間的差異性與衝突，不僅象徵身份的認同與斷裂，就如林逸潔所留意到，小說中也透過不同形式「弑父」，更象徵兒子想要顛覆的，不僅是單純的父親形象，也是無所不在的國家父權。<sup>83</sup>平路在小說中藉著父子反目，控訴暴虐無道的國家父權，摧毀了子嗣，更將子嗣生命作為獻祭，充滿強烈的批判精神。

## 五、以通靈作為一種方法——女性通靈與創傷敘事

《夢魂之地》強烈質疑父權壓力和國家集權，但平路採取的敘事策略顯然與多數本土派作家不同，意不在集中火力批判蔣氏政權的暴力與監控、規訓與懲罰，而是聚焦在創傷敘事的殘破碎片與扭曲錯位。一如陳建忠對國內歷史小說的研究，本土派作家的後殖民關懷通常深切且堅定，而多數外省小說家創作歷史小說，則習於採取後現代觀點，陳建忠認為包括林耀德、平路、張大春的歷史小說都偏向後現代。<sup>84</sup>邱貴芬曾提出，當後殖民理論成為奠定台灣文化主體重建工程最重要的理論依據時，後殖民論述的一大特質即在反叛殖民中心，抵制被消音、被邊緣化的命運，冀求國家獨立、促使國家發展為重要要務。<sup>85</sup>在這些

---

<sup>82</sup> 參考海登·懷特著：〈作為文學虛構的歷史文本〉，頁 572-573。

<sup>83</sup> 林逸潔：《平路小說的性別與空間》（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2019），頁 122。

<sup>84</sup> 陳建忠：〈後現代的後殖民書寫：論台灣「外省第二代」作家的「新歷史小說」〉，收入：《台灣文學的感覺結構》（埔里：暨南大學中語系出版，2015），頁 270-271。

<sup>85</sup> 邱貴芬：《仲介台灣·女人》（臺北：元尊文化出版，1997），頁 153-155。

後殖民小說中，以控訴威權時代操控政黨機器、特務機構與軍警惡行之作品數量最為可觀。《夢魂之地》融會拼貼與博議等後現代文學的書寫策略，顯然並未將火力集中在批判蔣氏政權上，雖未有美化威權政體罪惡的傾向，但小說的確未將批判兩蔣體制的霸權與政治控訴當作小說描述的重點。小說雖明確指出小蔣利用特務頭子的身分，掌控國家機器的煽動、密告與出賣文化，也批判老蔣跳過司法，動用國家機器直接撂下「判處死刑可也」、「處以極刑」的獨裁行徑，造成人人自危的恐怖政權。但小說旨不在批判，我們臆測這本小說顯然希望透過重建記憶的過程，能在「去蔣」時代中，讓讀者對於「兩蔣政權」形成因素和生成背景有更多理解，對於離散來臺的移民者的中國情結有更多的同情，其中，小說採用女性第一人稱的自白敘事，間雜插入、閃回各種敘事聲音，敘事提供的不再是單一直線的歷史因果邏輯，而是盤根錯節種種不能明確梳整與理解的歷史劇變和龐大事件所引發的種種巨創。

小說輾轉暗示，創傷與一般的病癥是不同的，病癥可透過取得意義疏通而得到消解；但我們卻必須認知：創傷並不是病（pathology），因為「它不是意義運作的失常或錯置，而是歷史本身的倒錯；與其說它是無意識的病癥，不如說它是歷史的病癥」，這是歷史帶來的永久殘害。<sup>86</sup>除了創傷，小說也書寫療癒之道，這樣的療癒之道不是心靈雞湯式的溫情安慰或是粉飾太平，平路是藉由通靈者來理解他人的痛苦，不是「旁觀他人之痛苦」，<sup>87</sup>而是「進入他人之痛苦」，從知道真相後，進而理解他人與自己的痛苦，而有了認識他人與自己、體認他人與自

<sup>86</sup> Cathy Caruth. "Trauma and Experience: Introduction." In Caruth, ed., *Trauma: Explorations in Memory*. (Baltimore, Marylan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3-12.

<sup>87</sup> 在此借用蘇珊·宋塔《旁觀他人的痛苦》的觀點，暗示人們習於影像消費的習慣，早把他人的災難轉化成只是可供觀看的客體，影像紀錄與社會現實的關係到底是紀實的，還是淪為更麻木不仁的旁觀者，以此質疑現代社會媒體再現與消費的倫理問題。

己的尊嚴、認清自己前去的方向而有了療癒的效果。

在小說中，借重「以通靈作為一種方法」，作為穿越歷史迷霧的方法，在小說四處流竄俯拾即是對話、傳言、歷史檔案和記憶碎片的儲存庫中，以通靈作為探勘歷史的一種方式，可以就近擷取人的內心私語，擷取那些最有可能靠近「真相」的「密語」，娓娓細數一段湮滅已久的歷史故事，但藉著魂交幻境指認歷史，不也說明了人們看見的只是歷史的幻象。大陳島的後裔，為天選之人成為通靈者，她是帶天命的人，可以與神對話，也能感知他人心中深藏的秘密，借助靈體的幫忙，她能克服人類任何侷限，穿透他人的心思，<sup>88</sup>藉此，小說完成了特定情節的設定，合理化敘事者後來產生全知通感的特殊能力。她可以通靈感知蔣經國寫的日記內容，也可感知小蔣從年輕到過世前兩個星期的意識碎片。范銘如認為，平路以民間通靈文化去臆想歷史，創造出新的形式與敘事技術，透過無法以理性解釋的神力操作，將靈異文化轉化成訴說台灣歷史的敘述技術，獨具意義。<sup>89</sup>筆者以為，小說巧妙的通靈力布置與多重的視角，為各個人物打開歷史封箱已久的記憶，並積極地透過敘述傷痛、敘述真相，來進行療傷止痛。

亦如評論者已指出，平路的台灣三部曲，不斷嘗試與官方正史對話，小說以小人物、女性角色或沒有發言權的邊緣角色重述歷史，確保歷史不被掌權者掌控、定義，這是平路三部曲的特色。<sup>90</sup>小說特意安排通靈者自報家門，暴露自己的傷疤，甚至是醜聞、醜事，並陳述家族的故事，讓讀者仔細聆聽外省族裔、弱勢女性的自白聲音，呈現個人化的尋根經驗與曾經被遮蔽的家國意識，再逐步加入她與彥青「我輩中人」的對話，保留了外省族裔看待歷史的觀點。因可通靈的特異體質，她度化迷路之人，也經由意外的「通靈」連接上小蔣、鄭成功

---

<sup>88</sup> 平路：《夢魂之地》，頁 33。

<sup>89</sup> 范銘如：〈東方未晞，雞鳴不已——論「平路台灣三部曲」〉，頁 8-9。

<sup>90</sup> 林逸潔：《平路小說的性別與空間》，頁 2。

的靈體，以第一人稱發聲，藉由通靈，讀者理解了「非我輩中人」的他者、異己（小蔣、鄭成功等）情非得已的痛楚與傷痕。當通靈者進入到小蔣的意識或看到畫面時，小蔣正悲懷感念過世的父親：「念父之心益切，今日迷惘中再無人導引」。<sup>91</sup>當通靈者進入鄭成功的意識時，鄭芝龍正要他降清，他陷入孝道與忠義難兩全的掙扎：「大義滅親，做不出來，害到父親，我怎麼辦」。<sup>92</sup>小說的敘事者，重現小蔣或是鄭成功記憶中的事件，重新表達被隱藏、壓抑或否認的情緒，感受到內在的翻攪，詳細傾訴創傷的事件時，事情和情緒才得以「同時被看見、被面對、被處理、被釋放或轉化」。<sup>93</sup>平路透過這些人物自我言說的斷簡殘篇，或通過通靈者感知代言的碎語，都讓隱藏的情感全部釋放，讓讀者發現躲在語言後面更大的真實情感，這才是書寫創傷最重要的目的，使得這樣的外省族裔敘事無論是個人或集體、男性或女性、掌權或弱勢，都呈現了孤寂悲苦的潛意識結構。

除此之外，小說又加入了不知名的敘事者，以標楷體獨立出來，標示聲音的特殊性，有時是不知何人的意見雜音，有時是歷史檔案的殘篇斷語，有時是上天眾神敕令，如三太子或其他的神祇發聲，開啟了上帝視角天啟之音，如：

父親怕被兒子取代，被父親活活吞進肚子，曾是冥王黑帝斯的幽暗身世。

以兒子獻祭，亞伯拉罕是證明本身虔誠？不，證明兒子屬於父親，不配享有獨立生命。<sup>94</sup>

---

<sup>91</sup> 平路：《夢魂之地》，頁 159。

<sup>92</sup> 平路：《夢魂之地》，頁 150。

<sup>93</sup> 蔡美娟：《生命書寫一段自我療癒之旅》（臺北：心靈工坊出版，2012），頁 98。

<sup>94</sup> 平路：《夢魂之地》，頁 91。

沒有穿越這回事，他一直在那裡。

祂降生了許多次，降生在每一個父子出現問題的家庭中。<sup>95</sup>

小說打開多聲頻道或許歧異多軌，訊息駁雜，是為了展示神與人的不同視角，每一個說話主體都呈現了或離心或向心的意志，故能形成開放性的音軌，抵抗單一的歷史敘事。通靈者無法去評斷他人生命的悲喜，但縱橫天下的神之視角可以，神以至高無上的角度批判這些悲劇都是父權壓迫帶來的惡果，批判失衡的父／子關係壓制兒子生命，凸顯國家父權的強大與暴虐，以此評定四組父子的命定浩劫。小說刻意採取「通靈」這種神力接通、串連、解碼、吸收、知悉、反思的敘事，企圖將女性的「個體我」連結、連接到其它人的「集體我」的經驗聚合並重組，顯示了後現代文本濃厚的融合博議特色；而這種多元敘事具有極大作用，因敘事者可感受到龐大的資訊語料及生命歷史，形成層層疊加的聚合體之特殊經驗，雖有開放質疑的對話性，但追蹤主要四個人物（通靈者、彥青、小蔣、鄭成功）的情感波線，故事依然給予了豐沛的心靈圖景，使得讀者透過通靈，從而達到了療癒／理解／同情他們四人的感受。因「我」有了「他心通」的神力，由我擴延感知到「我們」、「他」與「他們」、「祂們」，她更理解了包括和她一樣的大陳子民的生命創痛，從弱勢的子民轉而理解握有權力的執政者「他」（小蔣、鄭成功），更擴及所有具有移民與遺民經驗的「他們」，以及俯視凝視百姓疾苦的神祇視角，因對他者的投射、或吸納他者聲音，促成了對自我反射（self-reflexive）、自我反思。小說中的敘述人稱流暢地在「通靈與敘述」的「我」與「被通靈與被陳述」的「我／他」流轉，小說擴展了我／他的界線，也泯滅了我／他界線，讓各種不同生命情境放在多面平行對照的鏡子裡，擴展對歷史人物更深層的認識，

---

<sup>95</sup> 平路：《夢魂之地》，頁 94。

也從個體經驗穿透跨入集體經驗的邊界。<sup>96</sup>

平路採取多聲道的發聲形式處理創傷，非常靠近非裔美國作家摩里森（Toni Morrison, 1931-2019）的再記憶（rememory）現象。她指出，記憶容易遺忘，靠著再記憶，才有可能重建她的故事。她說：「再記憶指的不單純是個人的記憶而已，而是近乎我們常說的集體記憶，因為再記憶往往為許多人所共有」。<sup>97</sup>因記憶與創傷有關，這些外來移民因種種情境帶來的龐大創傷，既是個人的，也是家庭和族裔的集體創傷。要表達這種集體創傷的記憶並不容易，小說一開始雖揀選第一人稱的發聲，卻透過「他心通」的敘事輻輳出去，像衛星雲圖般梳理從三太子、小蔣、鄭成功到彥青的父子情結，揭開創傷的源頭，給予創傷撫慰。這樣的敘事策略，顯示了受創甚深的敘述主體早已失去理性敘述客體的資格，改以非理性的敘事線，接通「他心通」的雜訊網絡，挑戰過往官方大一統的歷史敘事，抵抗全知全能的單一視角，透過連結、錯位、穿插、藏閃，將所有歷史碎片一一展現，也曲折表達了歷史暴力造成的精神創傷和鑄成無能為力悲劇的感嘆。<sup>98</sup>最終，讀者感受到在通靈者、小蔣、鄭成功、彥青四人身上精神創傷的強度竟是如此巨大，也理解了楊小濱的精神創傷論述之深意，過往的歷史暴力是無法通過常規的方式治癒的，它只能通過曲折和扭曲的過程來獲得透析。<sup>99</sup>

探觸台灣與中國的歷史、歷史記憶及創傷關聯，先後已有王德威、王班、楊小濱、白睿文、王幼華等做了深入地追蹤與論述。白睿文研究「痛史」注意到，創傷的概念是個混合物，有時候是國族和個人創

---

<sup>96</sup> 簡政珍：〈簡政珍詩學隨想·個相與通相的界域〉，《中華副刊》（2024年7月17日）。

<sup>97</sup> Toni Morrison, *Beloved*.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87). p.21.

<sup>98</sup> 參考楊小濱：《中國後現代：先鋒小說中的精神創傷與反諷》（臺北：中央研究院文哲所出版，2009），頁49。

<sup>99</sup> 參考楊小濱：《中國後現代：先鋒小說中的精神處傷語反諷》，頁53。

傷的綜合體，因個人苦難與國家傷痛之間存在複雜的糾葛，透過痛苦之身體（the body in pain）逐漸變成國體之痛苦（the national body in pain）的象徵，探索個人痛苦的再現顯得如此重要，因無數的政治運動都是在地暴力的例證，如中國在二十世紀後半所面臨的多數暴力都是自我加害（非外來政權或殖民勢力是來自於內部），這些政治劇變或運動導致的創傷、抑鬱和治療上都造成更複雜的情結——更別說經常被移植並強加在歷史記憶上更大的意識形態，如國族主義和文化／政治霸權，若再加上親權與父權，歷史的暴行是更難以被承認或是治癒的。<sup>100</sup>

一直以來，平路戮力打磨小說精緻的語言，也在小說形式技藝上不斷精益求精，企圖創造新奇有趣的小說。她捨棄過往《椿哥》的悲情敘事，以靈力包裝移民傷痛，翻新造奇，以此反思中國與台灣困厄又親疏的關係，《夢魂之地》繼承《行道天涯》從女性視角出發，質疑與翻轉官方論述的敘述姿態，保留《東方之東》與《婆娑之島》的複眼鑲嵌結構，反覆鑲嵌成功與鄭芝龍這條歷史支線，把台灣史放在世界史的範疇以宏觀複眼視角省思，檢視台灣的過去、現在與未來，思考島嶼該如何從歷史突圍，《夢魂之地》更體現了平路對類型小說的元素如懸疑、靈力、奇幻、神通、大眾消遣與品味等吸收轉化後的新穎創造。小說家面對去殖民化、去中國化、去蔣化的臺灣社會，利用靈力的神秘性，探索移／遺族群的內在創傷，突顯現實創傷與療癒之間複雜辯證的關係，開啟小說描述現實的多種可能性。

平路雖是外省第二代作家，作品也多方觸及外省移民的艱辛苦境，但對於外省第二代的身分認同和土地認同的態度，已明顯區隔於其他外省作家，她嘗試讓出生於台灣的外省第二代，在了解自身家族歷史之後，更認同這片土地的宗教與文化。小說結尾通靈者的父母雖下落

---

<sup>100</sup> 白睿文著，李美燕、陳湘陽譯：《痛史——現代華語文學與電影的歷史創傷》（臺北：麥田出版社，2016），頁 38。

不明，但如作者暗示，只要能放下父執輩的迷思與幻夢，孤身走我路又有何妨？吾人或可從無解的父子情結中走出，走出中國父親的陰影，走出原罪的創傷，並在傳統信仰文化中找到療癒之道，小說細膩撫慰歷史的傷口與族群的痛苦，也嘗試終結父執輩的迷惘和執著，從而真實地認識自己，認識台灣。

## 五、結論：歷史小說的新變

劉亮雅指出，台灣原本以中國中心為主流的文學場域，從七、八十年代後因應政經局勢的改變，再歷經解嚴、去殖民、去中國與抵中國的意識形態發酵，可以預見，關於中國性的書寫將越來越少，或成為絕響。<sup>101</sup>平路卻逆勢而為，繼續鑽研她最感興趣的中國百年歷史，深入探索蔣氏政權的種種歷史與事件、傳說與秘辛，以通靈作為一種探觸歷史的方法，以「他心通」來達到將個人記憶與集體記憶重組、個人創傷與集體創傷重構的目的。

平路的台灣三部曲最終曲《夢魂之地》，可與台灣小說中的兩蔣形象進行何種對話呢？當移走銅像成為轉型正義的一種舉措，小說的世界也開始進行了一場場解構總統的文學實踐，從 1980 年代到 2020 年出版的小說中，隱喻兩蔣為獨裁者的作品有張系國〈銅像城〉(1980)、鍾文音《短歌行》(2010)與《傷歌行》(2011)、夏曼·藍波安《大海浮夢》(2014)、唐澄暉、活人拳的《蔣公會吃人？》(2016)、唐澄暉《蔣公銅像的復仇》(2019)等，這些作品也隨著時代變遷和政黨輪替的更迭，對威權者的形塑從神格解構，再淪落到諧擬鬼怪暗黑恐怖的形象。<sup>102</sup>過去，小說家皆聚焦在兩蔣的罪刑與威權政治上，卻未想

---

<sup>101</sup> 劉亮雅：《後殖民與日記記憶》(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20)，頁 10。

<sup>102</sup> 李淑君：〈逆寫銅像·從神到鬼：蔣介石銅／肖像的神格威權、世俗解構與諧擬鬼怪〉，《中國現代文學》42 期(2022 年 12 月)，頁 125-154。

過，小蔣也有極多有口難言的創傷。平路逆勢書寫，嘗試透過心理學的方式，利用碎片的記事、多重的視角，勾勒蔣經國的精神原貌，建構蔣經國的「平凡」形象，一個失去母親與父愛的受創靈魂。《夢魂之地》的英文書名 *Passing* 有通過、傳遞與超越的意涵，平路認為，小說也是一種繞行的藝術，甚至通靈，小說家也是通靈者，它是一種貫穿，一種連結，「選擇直面描寫蔣經國的策略，雖然通靈一個外省統治者，乍看是危險的事，有政治上的冒犯性，但是去書寫威權者並不是要去原諒，更不是要替他說話。而是要去找出一種理解的方式，理解台灣的歷史現實，也才能回過頭來理解我們自身」。<sup>103</sup>當讀者閱讀到權威者黑暗的一面，同時發現，人都有這樣的一面，在這個過程中，對人物有了一種連結，小說就是創造這樣一種連結。平路在訪談中，透露了她的期待。

台灣的歸屬與定位，是平路的「台灣三部曲」一直關切的問題，400 年前的台灣與 400 年後的台灣，持續在「他者」與「自我」的擺盪中，究竟是以何種面貌存在於文學之中？在《東方之東》中，女主角敏惠不知道丈夫為何會失蹤，她來到北京，才發現她從來都不理解丈夫，進一步她才發現台灣人不理解大陸，大陸也註定不能理解台灣，困惑的她試圖書寫歷史小說尋找答案，她從歷史碎片刨挖 1646 年鄭芝龍與鄭成功父子反目的經過，更梳整中國王朝與鄭氏父子複雜纏繞的政治關係，拉出一條思索台灣在「他者中國」與「自我認同」的真實面貌竟是如此模糊。《婆娑之島》則交錯敘述荷蘭東印度公司末代總督揆一和涉入女間諜案的美國國務院官員的故事，兩人都因台灣而成為國家罪人，小說透過兩位男性視角進一步梳理他們與台灣的關係，揆一為人道主義者，不斷反省荷蘭為何在福爾摩沙失卻民心，全倒向

---

<sup>103</sup> 呂珮綾：〈小說家平路×朱宥勳對談：當我們暫時「離開」自己——從《夢魂之地》的「外部」視角，譜出「臺灣三部曲」多聲道〉，頁 80。

國姓爺，是因殺戮太重，但阿姆斯特丹總部檢討兵敗得失，早已將揆一當成代罪羔羊；國務院官員認定美國是偉大的國家，他一心想拯救亞細亞的孤兒，他同情台灣國際孤兒的遭遇，卻坐實了他背叛自己國家的犯意，被控洩露國家機密；台灣在「他者」（無論荷蘭或是美國）與「自我」的擺盪中，不同程度地總被他者貽誤了，身陷在歷史夾縫中。《夢魂之地》則深入探討四組父子關係的衝突，原來父親也是兒子的他者，不能容納兒子存在的霸權，暗示了台灣與中國之間的父子關係既親密又疏離，台灣一直以來都得與中國他者共處，一種既牽連又斷裂的島國情境。平路的「台灣三部曲」透過上下 400 年的歷史耙梳，證實台灣無法不受制於他者，始終處於被外力拉扯的狀態之中，以致於自身臉孔顯得怪異而扭曲，而心靈也受到極大的戕害。<sup>104</sup>

平路小說如此關切外省族群的歷史與傷痕，因政治的腥風血雨曾無情席捲了她的家人，「自身家族的悲劇，讓她看待這段歷史時發現史實充滿吊詭之處」，<sup>105</sup>直接埋下創作小說的動因。她刨挖中國近代史的離散流亡經驗，不僅為了要與歷史記錄對話，更重要的是，這也是她遺忘不了的家族記憶。身為外省第二代，小時候她家裡總籠罩著一股不安全感，她後來才明白，那不安全感來自於父親有「回不去」的惆悵，還有「離開」本身帶來的內疚與罪惡感，然而父親真正的傷痛，是她怎樣都無法碰觸的。<sup>106</sup>平路以小說帶讀者重回歷史現場，重述蔣中正的威權壓制與肅殺行徑，某種程度而言，也是回到她的父親曾遭遇過的險境，「聆聽父親」的愛轉化成創作的動力，更理解了大時代下造化弄人的悲劇。她希望透過《夢魂之地》，讓國人充新思考這座島的歷史，如小說中寫到淑女墓，二十五位在旗津溺斃的女工，她們的歷

---

<sup>104</sup> 參考王幼華：《精神分析與創傷文本》（臺北：花木蘭出版社，2020），頁 135。

<sup>105</sup> 呂嘉鴻：〈台灣作家平路憶述外省家族身世，國共兩黨百年恩怨下的悲劇〉。

<sup>106</sup> 呂珮綾：〈小說家平路×朱宥勳對談：當我們暫時「離開」自己——從《夢魂之地》的「外部」視角，譜出「臺灣三部曲」多聲道〉，頁 75。

史被遺忘了，竟被當成眾人閃避的女鬼，或在戰亂中渡海而來的人們，他們的苦難與來歷也幾乎被世人遺忘。<sup>107</sup>平路的祈願，「希望這座島所累積的創傷經過小說的撫慰，人們的彼此看見而祭解或祭改後，能化為讓我們繼續走的神力」。<sup>108</sup>

平路透過文字，嘗試讓讀者感受到人在歷史中身不由己的痛苦，感受那個時代無數流亡者的血淚，超脫對立與仇恨，讓讀者更靠近歷史的暴力和創傷的痛苦。台灣自 1947 年爆發 228 事件後至今，台灣人普遍對國民黨政府和隨國民黨遷台的外省人充滿驚懼與敵意。<sup>109</sup>筆者認為，這本小說，正為化解這樣的驚懼與敵意而存在，處理威權政治曾留下無處不在的歷史幻痛。歷史的功過，本來就是複雜難辨，須要一一釐清。也因如此，平路透過多元的敘事、美學的設計、靈異的召喚，打造集史料與靈力於一身的奇幻文學，為想像歷史提供另一種可能。隨著兩岸政局改變，「反攻大陸」的口號已成歷史名詞，台灣獨立自主的思想日增，今日的台灣人已創建屬於自己的新家園想像。《夢魂之地》在結尾也以中國神話傳說、民間信仰，但在台灣徹底生根茁壯的三太子信仰，為迷惘的下一代找到療癒之道，找到了安身立命之道。移民艱困的離散歷史不能遺忘，但對於外省第二代而言，他們不再像上一代對中國懷有深切的鄉愁，也不再對中國與中國情結存在龐大的焦慮。

平路嘗試在女性視角、性別論述、心理挖掘和人性探勘上顯示觀看歷史的特殊視角。《夢魂之地》透過一個卑微的女性視角及其海納百川的包容心，進入他人的苦痛之境，透過多重「通靈」「魂交」親臨歷

---

<sup>107</sup> 高于婷：〈在歷史傷口邊緣，劃開無限逼近的一刀——平路與陳蕙慧對談《夢魂之地》〉，頁 77。

<sup>108</sup> 高于婷：〈在歷史傷口邊緣，劃開無限逼近的一刀——平路與陳蕙慧對談《夢魂之地》〉，頁 77。

<sup>109</sup> 朱天心：〈小說的冶金者〉，收入王德威主編：《哈佛新編中國現代文學史》（臺北市：麥田出版社，2021），頁 150-153。

史事件、人物衝突與時代悲劇，呈現了歷史小說最卓越的想像力。《夢魂之地》嘗試從歷史廢墟中再現歷史碎片，並透過靈力引動他心通的敘事完整了藝術形式，以新穎、陌生化的通靈作為「安排和處理歷史材料的新手段」，如此創新的手法，產生了一種新形式的歷史敘事，既強化了讀者對於創傷最直接的經驗，也使得閱讀小說的過程，變成體驗事物之創造的方式。<sup>110</sup>

《夢魂之地》以靈動有趣的藝術手法處理台灣這塊土地上的歷史裂痕，從移民角度探觸歷史向度，融合歷史與想像、政治與族群、個人與群體、家庭與政治、私密與公共、傷痛與記憶、父權與抵抗，帶給讀者瞭望歷史的不同視角。這本小說將過往歷史小說壓抑的雄渾想像力放大、擴張，將政治與靈力共治一爐，透過靈力，開展想像島嶼歷史的另外一種方式。《夢魂之地》也提供一種心理學視角，審視歷史人物的心靈與創傷，即使歷史暴力鑄成的創傷是不可能全然被療癒，它也溫柔地去面對傷口，想像歷史的傷口總有那麼一天會被眾人理解。這樣的歷史小說融合寫實與奇幻、歷史與靈力，哪怕奇幻的部分全都只是人物的幻覺，小說都已完成它最艱難的挑戰，已傳達歷史暴力最難表述的部分。

---

<sup>110</sup> 參考什克洛夫斯基（Виктор Борисович Шкловский），方珊譯：〈做為手法的藝術〉，《二十世紀西方文論選》（北京：三聯書局出版，1989），頁 185。

## 引用書目

### 一、專書

#### (一) 近人論著 (依作者姓氏筆畫排序)

##### 1. 中文論著

小谷豪冶郎著，陳鵬仁譯：《蔣經國先生傳》，臺北：中央日報出版部，1990。

王岳川：《精神分析文論》，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05。

王德威：《後遺民寫作》，臺北：麥田出版社，2007。

王幼華：《精神分析與創傷文本》，臺北：花木蘭出版社，2020。

平路：《東方之東》，臺北：聯合文學出版社，2011。

平路：《夢魂之地》，臺北：木馬文化出版社，2024。

李有成：《離散》，臺北：允晨出版社，2013。

邱貴芬：《仲介台灣·女人》，臺北：元尊文化出版：1997。

楊小濱：《中國後現代：先鋒小說中的精神處傷語反諷》，臺北：中央研究院文哲所出版，2009。

劉亮雅：《後殖民與日治記憶》，臺北：台灣大學出版中心，2020。

蔡美娟：《生命書寫一段自我療癒之旅》，臺北：心靈工坊出版，2012。

謝正光：《清初詩文與士人交遊考》，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1。

簡政珍：《放逐詩學：台灣放逐詩學初探》，臺北：聯合文學出版社，2003。

##### 2. 翻譯論著

哈羅德·伊薩克 (Harold R Isaacs) 著，鄧伯宸譯：《族群》 (*Idols of Tribe.*)，臺北：立緒文化事業公司，2004。

馬庫色 (Herbert Marcuse) 著，黃勇、薛民譯：《愛欲與文明》 (*Eros and Civilization: A Philosophical Inquiry into Freud.*)，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5。

凱瑟琳·伍德沃德 (Kathryn Woodward) 等著，林文琪譯：《身體認同：同一與差異》 (*Identity and Difference.*)，臺北：韋伯文化出版公司，2004。

### 3. 英文論著

Cohen, Robin. *Global Diasporas: An Introduction*. London: Routledge, 1997.

Fenby, Jonathan. *Chiang Kai Shek: China's Generalissimo and the Nation He Lost*. Cambridge: Da Capo Press, 2005.

Kaplan, E. Ann. *Trauma Culture: The Politics of Terror and Loss in Media and Literature*.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P, 2005.

Morrison, Toni. *Beloved*.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87.

Taylor, Jay (陶涵), *The Generalissimo's Son: Chiang Ching-kuo and the Revolutions in China and Taiwa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 二、引用論文

### (一) 期刊論文

呂珮綾：〈小說家平路×朱宥勳對談：當我們暫時「離開」自己——從《夢魂之地》的「外部」視角，譜出「臺灣三部曲」多聲道〉，《文訊》462期，2024年4月，頁78-80。

李淑君：〈逆寫銅像·從神到鬼：蔣介石銅／肖像的神格威權、世俗解構與諧擬鬼怪〉，《中國現代文學》42期，2022年12月，頁125-154。

高于婷：〈在歷史傷口邊緣，劃開無限逼近的一刀——平路與陳蕙慧對談《夢魂之地》〉，《文訊》462期，2024年4月，頁75-77。

黃心雅：〈廣島的創傷：災難、記憶與文學的見證〉，《中外文學》20：9，2002年2月，頁86-117。

褚元太：〈蔣經國上海「打虎」往事〉，《鐘山風雨》第6期，2013年1月，頁16-19。

蕭義玲：〈婆娑之洋，創傷之島〉，《文訊》第464期，2024年6月，頁108-110。

簡政珍：〈簡政珍詩學隨想·個相與通相的界域〉，《中華副刊》，2024年7月17日。

## （二）英文單篇論文

Erikson, Kai. "Notes on Trauma and Community." In C. Caruth, ed., *Trauma: Explorations in Memory*. Baltimore, Marylan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5.

Caruth, Cathy. "Trauma and Experience: Introduction." In C. Caruth, ed., *Trauma: Explorations in Memory*. Baltimore, Marylan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5.

## （三）論文集與專書論文

朱天心：〈小說的冶金者〉，收入王德威主編：《哈佛新編中國現代文學史》，臺北市：麥田出版社，2021，頁150-153。

宋偉杰，金莉譯：〈食物、離散與鄉愁〉，收入王德威主編：《哈佛新編中國現代文學史》，臺北市：麥田出版社，2021，頁261-265。

邱貴芬：〈小說家的通靈術：《夢魂之地》的歷史想像〉，收入平路著：《夢魂之地》，臺北：木馬文化出版社，2024，頁255-256。

范銘如：〈東方未晞，雞鳴不已——論「平路台灣三部曲」〉，收入平路著：《夢魂之地》，臺北：木馬文化出版社，2024，頁1-10。

- 海登·懷特（Hayden White）著，張京媛譯：〈作為文學虛構的歷史文本〉，收入包雅明主編：《二十世紀西方美學經典文本第四卷後現代景觀》，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0，頁 572-591。
- 許琇禎：《台灣當代小說綜論解嚴前後 1977-1997》，臺北：五南出版社，2001。
- 張頌聖：〈創傷與書寫〉，收入王德威主編：《哈佛新編中國現代文學史》，臺北：麥田出版社，2021，頁 279-284。
- 陳建忠：〈後現代的後遺民書寫：論台灣「外省第二代」作家的「新歷史小說」〉收入：《台灣文學的感覺結構》，埔里：暨南大學中語系出版，2015，頁 270-271。
- 陳國偉：〈歷史的降靈，島嶼的除魅〉，收入平路著：《夢魂之地》，臺北：木馬文化出版社，2024，頁 257-263。
- 黃典權：〈鄭延平台灣世業〉，收入鄭亦鄒等撰：《鄭成功傳》，臺北：眾文圖書有限公司，1979，頁 1-20。
- 楊佳嫻：〈孽子在冥河〉，收入平路著：《夢魂之地》，臺北：木馬文化出版社，2024，頁 265-271。
- 鄭亦鄒：〈鄭成功傳〉，收入鄭亦鄒等撰：《鄭成功傳》，臺北：眾文圖書有限公司，1979，頁 1-22。
- 鄭明嫻：〈序〉，收入鄭明嫻主編：《當代台灣政治文學論》，臺北：時報文化出版社，1994，頁 1-5。
- 簡媜：〈一出手，山河震動〉，收入齊邦媛編：《洄瀾相逢巨流河》，臺北市：天下文化出版社，2014，頁 17-22。

#### （四）學位論文

- 林逸潔：《平路小說的性別與空間》，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2019。

### 三、網路資料

平路與詹偉雄對談：〈歷史與小說是虛構的競賽：從《玉米田之死》到《夢魂之地》〉陪你讀本書最終場，發表於 2024 年 12 月 14 日，網址：<https://tw.psee.ly/7wv4ff>（2025 年 7 月 14 日上網）。

平路與黃美娥對談：〈《夢魂之地》：小說的奇幻旅程〉，國科會人社中心主辦跨界學術橋，影片發表於 2025 年 4 月 25 日，網址：<https://tw.psee.ly/7wv4au>（2025 年 7 月 13 日上網）。

呂嘉鴻：〈台灣作家平路憶述外省家族身世，國共兩黨百年恩怨下的悲劇〉，BBC 中文網站，發表於 2021 年 10 月 8 日，網址：<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ese-news-58830640>（2024 年 7 月 1 日上網）。

周玉蔻專訪平路：〈平路台灣三部曲之三《夢魂之地》探尋台灣島嶼身世〉，新聞放鞭炮，發表於 2024 年 2 月 28 日，網址：<https://tw.psee.ly/7wv4h3>（2025 年 7 月 14 日上網）。

林保淳：〈哪吒：從封神演義走入民間信仰的叛逆戰將〉，《中讀網》，發表於 2025 年 5 月 21 日，網址：<https://pse.is/7wv529>（2025 年 5 月 25 日上網）。

郝譽翔：〈剔骨還父的創傷——我讀《夢魂之地》〉，《中時新聞網》，2024 年 5 月 17 日，網址：<https://pse.is/7wv45s>（2024 年 5 月 16 日上網）。

臺灣文學獎網站：〈2024 臺灣文學獎金典獎閃亮揭曉 平路《夢魂之地》榮獲金典獎年度大獎〉，網址：<https://pse.is/7wv43h>（2025 年 7 月 14 日上網）。

廖玉蕙：〈夢魂慣得無拘檢〉，《聯合報》琅琅閱讀，發表於 2024 年 3 月 16 日，網址：<https://pse.is/7wv4le>（2024 年 5 月 16 日上網）。

謝哲青專訪平路：〈從《夢魂之地》理解平路對台灣對人對小說的觀點

與關懷》，青春愛讀書「我的書寫時光」，發表於 2025 年 4 月 18 日，網址：<https://tw.psee.ly/7wv48t>（2025 年 7 月 10 日上網）。

蘭萱主持專訪：〈專訪《夢魂之地》平路台灣三部曲三〉，蘭萱時間人物夢想誌單元，發表於 2024 年 5 月 2 日，網址：<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Oydk4RY2Js>（2025 年 7 月 14 日上網）。